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其概念演变的批判性思考

汉斯·德·维特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dewitje@bc.edu

1995 年，简·奈特 (Jane Knight) 和我曾撰文指出，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并没有一个简单、独特或包罗万象的定义，如果国际化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涵盖一切国际化的事物，那将于事无补。23 年后，即 2018 年，我们撰文指出，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能更加正确，国际化已成为一个非常广泛和多样的概念，包括在不同和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战略。其他人也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多层面和不断发展的现象，其概念仍在不断完善和修订，理论和定义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解。

正是这两个方面，即多面性和发展性，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我们还可以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几个组成部分，如出国留学、国际学生、在地国际化、跨国或跨境教育、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公民”等术语的使用进行补充。

在后疫情时期和当前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挑战下，重要的是要挑战过去的观念，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确定相关的新方向。

过于草率

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高等教育在使用“国际化”草率的现象，混淆了“为什么”（国际化的理由）、“是什么”（其计划和行动）、“如何”（其组织）、

“影响”（其结果）和“谁”（合作伙伴），忽视了“在哪里”（其背景）。我们还可以说，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家领导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更倾向于竞争、少数精英的流动性和创收，而不是促进合作和全球学习。

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国际化模式或方法；国际化的多样性由机构、地方、国家和区域所决定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和发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出现的挑战。对历史和地理背景的适应是其优势之一。同时，这种多面性也是其主要问题，因为“国际化”这一术语被利益相关者用于各种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强烈对立的）含义和政策中，总体上趋向于竞争和市场化，换句话说，趋向于将国际化视为一种产业。

对国际化意义的影响

2004 年，奈特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将国际、跨文化或全球维度整合到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实施的过程”，这一定义已被广泛接受，其基础是她 1993 年提出的以院校为中心的国际化过程定义。该定义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国际化维度提出了挑战。以往的国际化方法相对静态、临时且零散，主要基于活动和相关的行政程序，通常隐藏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办公室中，并且常与政府官僚机构相关，被称为国际教育。

相反，奈特的定义强调的是一种涉及广

泛的内部（学术界、学生、管理者）和外部（国家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国际实体）利益相关者的过程方法。奈特将国际化定义为一个过程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误解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并为不同的理解国际化的方法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更多的竞争和经济收入驱动的形式在更传统的合作与交流形式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方面，从“国际教育”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逐渐转变并没有充分明确其含义和重点，甚至将其重新引向狭隘的经济方向。

反应

世纪之交的 1999 年，欧洲的“在地国际化”、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课程国际化”、美国的“全面国际化”等主张的支持者开始批评将流动性和经济理由作为国际化同义词的做法。为了回应这些广泛的关切，我们及时更新了奈特 2003 年的定义，明确指出国际化进程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并赋予其更明确的方向，将重点放在包容性和社会责任上。因此，2015 年出现了“国际化”的新定义，强调了这些因素。尽管这些概念和 2015 年的定义已成为共同话语的一部分，但在现实中，它们更多地被用作说辞，而不是具体行动的基础。

理论基础

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背后的理论基础在过去四十年中不断发展。1996 年，泰希勒（Teichler）将国际教育研究描述为偶然的、巧合的、零星的和偶发的。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思维发生了演变。1997 年创刊的《国际教育研究期刊》（*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国际化也已成为其他高等教育期刊的主题之一，而且还有更多关于国际化的书籍、博客和网络研讨会。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由西方学者主导的西方范式的概念，正日益受到更加多样化的全球学者群体的挑战和关注，尽管其总体理论基础仍然相当薄弱。

对未来的批判性思考

我们不应忽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潜力，但也应意识到其各方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最近一段时期有增无减。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个过程，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含义、背后的理论依据、其计划和组织，以及其结果/影响。接受并描述其多面性以及历史和地理背景的特殊性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由于对这一术语使用不当，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障碍而不是解决办法，而且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和参与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清晰地表述他们的意图，以及他们在何种背景下使用某种国际化含义及其不同维度。未来十年的关键是需要从短期的新自由主义方法转向长期的社会利益，从国际教育作为少数精英的福利转向全民的全球学习，从西方范式转向全球平等的概念。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并考虑到各国政府和机构往往只在口头上强调包容和平等，继续优先考虑将流动性和收入作为国际化的驱动力，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注：本文改编于汉斯·德·维特的《反思概念演变》一文。de Wit, Hans (2023).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nd of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ts Conceptual of Higher Educations Institutions. Cham:
Evolution. Chapter 2 in Engwall, Lars and Springer (forthcoming).
Börjesson, Mikael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